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寻找 北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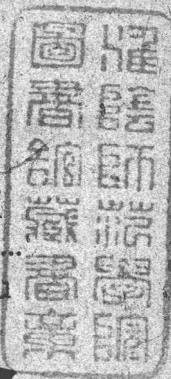
李鸣生 著

上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1050244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寻找北京人

李鸣生

著

〈上〉

长篇报告文学卷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1050244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引 子	(1)
知道么? 我们丢了老祖宗	(1)
第一章 祖先在呼唤	(5)
1. 中国来了个安特生	(5)
2. “龙骨”的启示	(14)
3. 错过祖先的庄园	(20)
4. 叩响“北京人”的大门	(25)
第二章 “打开”周口店	(32)
5. 步达生好梦成真	(32)
6. 步林发现一颗人牙	(36)
7. 感谢“石油大王”	(38)
第三章 “北京人”横空出世	(43)
8. “背叛”鲁迅的年轻人	(43)
9. 意外发现“头盖骨”	(49)
10. “北京人”的发现与共产党的诞生	(59)
11. 再铸文明里程碑	(62)
第四章 文明与野蛮同行	(70)
12. 发现三个头盖骨	(70)
第五章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	(81)
13. 日美大战即将爆发	(81)
14. 犹太人泪洒北平	(84)
15. 日本人暗中出动	(91)
16. “北京人”惊动蒋介石	(99)
17. “模型大师”紧急装箱	(105)
第六章 日本天皇紧急下令	(120)
18. 星条旗被迫降落	(120)
19. “北京人”神秘失踪	(129)



20. 东洋教授穷追不舍	(135)
21. “老狐狸”悄然来华	(141)
22. 日本侦探剖腹自杀	(148)
第七章 全球寻找“北京人”	(155)
23. “战争是个臭婊子!”	(155)
24. 日本、美国,谁是真正“盗贼”?	(160)
25. 美军中校寻找“北京人”	(173)
26. “北京人”真的在纽约吗?	(183)
27. 夏皮罗意外得到新线索	(207)
28. 愚昧,是最可怕的敌人	(219)
第八章 “北京人”魂荡人间	(234)
29. 重金悬赏知情者	(234)
30. 神秘的黑衣女士	(240)
31. “北京人”会不会在台湾?	(251)
32. 专家与太太的推测	(254)
33. 联邦调查局雪夜追踪	(260)
第九章 假如历史不开玩笑	(268)
34. 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察	(268)
35. 谁来解开弗利之谜?	(275)
36. 夏皮罗天津之行	(282)
37. 裴文中死不瞑目	(290)
38. 是秘密,还是谎言?	(295)
第十章 “北京人”再起风波	(303)
39. 贾兰坡的最后心愿	(303)
40. 北大教授破译“头盖骨”	(310)
41. 一张封冻了 57 年的秘图	(319)
42. 日本“老特工”与真假“北京人”	(327)
43. 世纪末又刮“寻找风”	(340)
尾章:老祖宗,您到底在哪里?	(354)
后记 为什么要寻找	(361)



引 子

知道么？我们丢了老祖宗

也许，人生中有许多东西都可以不要，但有一样东西却永远不能舍弃，那就是：延续我们血脉的老祖宗！

然而，一个极其荒唐而又无法掩盖的事实是，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被弄丢了，而且已经丢了整整 58 年！

这个老祖宗，便是 1929 年在北京周口店发掘出来的“中国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

“北京人”的发现，轰动了当时的世界，被誉为“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

诚然，这个曾经轰动过世界的“北京人”，用有的人的话来说，不过就是从山底下挖出来的几块“死人骨头”。在大伙拼命忙于挣钱过日子的今天，有它也好，没它也罢，既不影响升官发财，也不妨碍出国旅游；既不影响下海挣钱，也不妨碍玩牌喝酒，一般人是不会关心也不可能去关心它的存在与否的。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恐怕连丢了老祖宗这事儿本身都不知道。

可我们必须明白、也不容忽视的是，这几块“死人骨头”的确非同小可——据中国和世界各国科学家们的考证，它正是 50 万年前我们人类老祖宗的头盖骨！因此，“北京人”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整个地球人类！

这当然就很重要。因为人类到底从哪里来？人类的起源究竟是怎么回事？人类最早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以及进化情况到底是什么样



子？人怎么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以及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副模样？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了人类几千年、几万年乃至更长时间。人类对自己祖宗的真实面目和历史渊源始终搞不清楚弄不明白。

谁好意思说，这不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哀？！

然而，上帝毕竟曾经赐给了人类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1929年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被岁月埋葬了50万年的老祖宗终于在北京周口店同他的子孙得以会面。老祖宗的这一露面，对认识、研究老祖宗的真实面目，探索、考察现代人类的血脉源头，既找到了根据，又提供了可能。

不幸的是，如此珍贵、难得的“北京人”，在岁月的烟尘雾土中委屈了50万年之后，仅仅面世了12个春秋，便又突然消失，神秘失踪——消失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失踪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

“北京人”的丢失，如同它的发现一样，再度震惊了人类，也激怒了人类！一时间里，世界舆论一片哗然。无论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还是白皮肤、蓝眼睛的欧洲人，抑或是黑皮肤、厚嘴唇的非洲人，无不为之愤愤不平，扼腕叹息。尤其是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更是痛心疾首，仰天长叹，至死也沉浸在良心的自责与无言的悔痛之中。

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精明的日本人当即便开始了对“北京人”的紧急搜寻。之后不久，日本裕仁天皇又亲自下令，对“北京人”再次进行更大规模地寻找。其后半个多世纪里——直到我们撰写此书的今天，中国的，日本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英国的，加拿大的，比利时的，等等等等，几乎全世界的科学情报机构，都开动了搜寻的机器，对“北京人”的下落进行了或公开或秘密的追踪与寻找，并由此展开了一场侦察与反侦察、指控与反指控的全球性的争论战和争夺战，从而使“北京人”在这场纷繁复杂、旷日持久的寻找与论战中，愈加显得神秘莫测、身价倍增！

那么，半个多世纪前“北京人”的突然失踪，到底是被毁，还是



被盗？到底是被抛入了涛涛江河，还是又埋进了深深黄土？到底是葬送在了日本人的枪炮之下，还是落入了美国人的手掌之中？到底是隐藏在了地球的某个角落，还是锁定在了外星人的绝密暗室？到底是至今安然无恙完美无损，还是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从此销声匿迹永不复返？

这是一个谜——一个隐藏着文明与野蛮、创造与毁灭、生机与杀气、希望与阴谋的跨世纪之谜！

半个多世纪来，这个谜一直困扰着各国的人类学家们，甚至说困扰着整个人类。当然，最感困扰和痛苦的，还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

但困扰也罢，痛苦也罢，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了结，更不等于故事可以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对“北京人”的寻找始终没有停止，对“北京人”的苦恋从未中断，对“北京人”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也一直在坚持之中。这种对“北京人”强烈的热诚与深深的瞩目，当然再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好奇，更不是一时的情绪冲动，而完全是出于对老祖宗圣洁的崇拜和神圣的责任。因为人生乃至人类的过程，或许便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寻找的过程，即便是在人类进化到了可以征服宇宙的今天，远古祖先创世的艰难情形和跋涉的沉重足迹，依然是昭示后来万代子孙前行的纪念碑群。

为此，在1990年冬季一个大雪飘飘的下午，当我们站在北京周口店的半山腰上，面对50万年前老祖宗的生活遗址，面对一座世界上最丰富的古文明信息宝库，我们羞愧无言，感慨万千：人类创造了文明，为何又毁坏了文明？人类寻找到了祖先，为何又丢失了祖先？创造、毁灭，毁灭、创造；寻找、丢失，丢失、寻找——这一无休无止的轮回游戏，这一难以摆脱的神秘怪圈，难道就是人类注定不变的宿命，莫非就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劫难？！

无疑，“北京人”的丢失，对探索、研究古人类的文明历史，对了解认识先祖的面目和习性，起到了模糊乃至断裂的作用——至少，对人类的情感是一次莫大的伤害；至少，对祖先的来访是一次无知的



拒绝；至少，对祖先的呵护是一次不可饶恕的失职。

于是，半个多世纪来，人类对它的寻找，似乎变得比它的发现还要重要！

于是，带着对祖先的崇敬与呼唤，带着对诸多问题的困惑与思考，近10年来我们对“北京人”从最初的寻找到发现、从发现到丢失、从丢失到再寻找的前后过程，进行了一次艰难的寻访——从远古的，到当代的；从国内的，到世界的；从活着的，到死去的；从公开的，到隐秘的……无一不在我们的寻访和考察之中。无数惊险离奇的故事，常常令我们惊心动魄；许多荒唐怪诞的问题，不得不让我们驻足沉思……

好了，现在假定说，“北京人”从寻找到发现、从发现到丢失、从丢失到再寻找的过程如同一部隐秘怪诞、耐人寻味的长篇小说，那么让我们找一个清闲而又安静的夜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从它的第一章慢慢读起吧——



第一章 祖先在呼唤

1. 中国来了个安特生

距北京 50 公里处的西南郊方向有一座山，叫西山。

在西山的东南山脚下有一个店，叫周口店。

这个叫周口店的小镇在 70 年前，除了当地附近的村民外，可以说世上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在 1929 年那个大雪飘飘的下午，当一颗沾满了石灰和泥土的“北京人”头盖骨从这里被发掘出来后，周口店这个名字很快便像那个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飘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人知道周口店这个名字，恐怕多数人都是从小学课本里读到的；对“北京人”的了解，或许就只限定在了小学课本所设定的范围之内。当然，有一个道理是人人都明白的，即：没有“北京人”，就没有周口店。但多数中国人也许并不了解的是，“北京人”的发现，与一个叫安特生的瑞典人紧密相关，甚至完全可以说，没有安特生便没有“北京人”；正是安特生的出现，才叩响了 50 万年前“北京人”的大门。

关于这位叫安特生的瑞典老头儿，得从 85 年前说起。那是 1914 年的春天。这个春天对瑞典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安特生教授来说，无疑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季节。因为正是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清晨，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的聘请书，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通往中国的探险考察之旅，同时也踏上了他此后最辉煌的人生之路。



安特生 (Johann Gunnar Andersson) 1874 年生于瑞典。1901 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6 年出任该校教授，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当他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后，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印度，再经过千里辗转，进入新疆的塔里木河。据史料载，安特生进入塔里木河的时间，是 1914 年 4 月的一个上午。那个上午中国西部的气候很好，阳光灿烂，春风送爽，既有雪的严寒，又有花的芳香，还有风的浪漫。安特生乘一叶小舟在淡淡的晨雾和融融的阳光中，沿着暗蓝色的塔里木河缓缓划行，飘然而下。

整个航行途中，安特生总是迎着太阳，独坐船头，从顺水漂行的木船上观赏着两岸各种异样的自然景色。春季的塔里木河，岸边的芦苇和水草是翠绿的，岸上的草滩是灰绿的，那远处连绵不断的原始胡杨林则是暗绿的，再加上那昏昏绿绿的河水以及被河水倒映成黛绿色的天空，他与木船便完全像是行进在一个弯弯曲曲、似有似无的绿色长廊里了。然而，这个“绿色长廊”在安特生的感觉中，又是十分的寂静与空渺——既见不到人烟，也听不到喧嚣，只有划动的木船偶尔惊飞了岸边的水鸟，那难熬的寂寞才会暂时被击破。于是越是这样，那片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原始世界，便越是被罩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

当然，在尽情欣赏着塔里木河两岸自然风光的同时，坐在船头的安特生并没忘记认真阅读刚刚出版便轰动了整个欧洲的考古巨著——《丝绸之路》；而他每每读着这部巨著时，心中如塔里木河水一般悠悠荡起的，总是对神秘中国的连连感叹和对自己姗姗来迟的无限悔恨与深深惋惜。

安特生前往中国的这一年，刚满 40 岁。但刚满 40 岁的安特生这时在国际上已是一位卓有成就、声名显赫而又独具个性的大学者了。从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后来为我们提供的照片来看，这是一位有着明显的学者风度和周身洋溢着浓郁的古文化气息的老头儿。他身着黑色西装，戴一玻璃丝眼镜，厚实的身体，宽阔的额头，一双充满



了睿智与宁静的眼睛，给人以庄严、深邃、超然而又大度的感觉。他除了钻研地质学之外，对考古和探险有着极大的热诚和浓厚的兴趣。他曾多次领导过探险活动，每次表现都十分勇敢而又极其出色。13年前的这个时候，即1901年春，他曾作为瑞典南极考察团的团长，亲自率领考察团奔赴南极。他和他的团队在途中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踏上了南极的冰川地带，直到1903年底才结束了这项考察活动。

这次南极之行，在安特生的人生履历中，虽又增添了颇有传奇色彩的一章，但因事前准备不足，他的团队到达南极后，无法长期抵御恶劣气候的侵袭，最后只得草草率队返回瑞典本土。不仅考察项目不尽如人意，而且研究结果也收效甚微，以致于安特生回国后，在几天的闭门沉思中，对自己的这次选择方向竟产生了怀疑。而与他同处一个国度、同处一个领域的地质学家斯文·赫定，却在他率队奔赴南极的同时，悄悄踏上了远东中国的神秘土地。

斯文·赫定(Sven A. Hedin)前往中国的时间也是1901年的春天。斯文·赫定此行的目的，是想通过对中国西部的实地考察，从而解决当时悬而未定的关于罗布泊的地理位置问题。本来，在中国的历史上，对罗布泊的地理问题早有明确记载，但到了19世纪末，一个叫普尔热斯基的俄国军官两次去新疆塔里木河下游考察后，却大胆宣称中国史书上对罗布泊的记载是错误的，而他所发现的台特马湖才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

普尔热斯基的这一大胆宣言顿时令世界地理和考古学界为之哗然，欧洲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很快撰文大加吹捧，英国和俄国的几个科学家相继赴台特马湖考察后，也对此表示认可和赞同。这样一来，普尔热斯基这位普通的俄国军官很快连连加官晋职，名噪一时。

然而，正当普尔热斯基大走红运之际，斯文·赫定的导师——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却对这一“划时代的发现”提出了质疑，认为普尔热斯基所找到的新湖泊是淡水湖，而罗布泊实为咸水湖。于是，关于新旧罗布泊的辩论很快在世界范围展开。而正是这场旷日持



久、难解难分的大辩论，把斯文·赫定的兴趣引向了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从而使他毅然踏上了通往罗布泊的探险之途。

斯文·赫定一到新疆喀什，立即招收五名精明能干的维吾尔族人任翻译、文书和脚夫，接着又购买了十五峰骆驼和十匹壮马，组成一支规模可观的探险队，而后沿水旱两路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发。

斯文·赫定乘船从叶尔羌河起程后，很快进入塔里木河。此时已是1901年9月下旬，虽然秋高气爽，日光灿烂，一路景色迷人，但由于塔里木盆地正是播种小麦的紧张季节，各地用水增大，几条注入塔里木河的支流水量都极其有限，再加上地形不熟，航道难测，故斯文·赫定停停走走，走走停停，途中一直折腾了三个多月才到达库勒的新湖地区。

第二年春天，斯文·赫定乘船从塔里木河的支流孔雀河出发，直赴罗布泊地区。到了罗布泊地区，斯文·赫定才真正搞清，这一带的十几个湖泊原来都在中国传说的盐泽的位置上，其中最大的一个湖泊叫罗布淖尔，却是个咸水湖。经仔细勘察，斯文·赫定否定了普尔热斯基的说法，认定罗布淖尔湖才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他的这一论断，在28年后得到证实。

顺便有必要提及的是，斯文·赫定的这次罗布泊之行，对中国的古文化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那就是，他在罗布泊西北一带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千余年的古楼兰遗址。经过挖掘，他很快找到了150多件写在纸上和刻在木片上的汉文文书。该文书上清晰地署有汉朝皇帝的年号和岁月，其中很多件中还有“楼兰”的字样。经过测定，这座历史上著名的楼兰古城，仅有10万平方米左右，可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在这些出土的文书中，最早用纸写的几份文书，时间竟是公元150年左右！而他知道，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在公元105年，也就是说，造纸术才刚刚发明了45年，汉朝人就将纸张送到了遥远的楼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斯文·赫定在挖掘楼兰后，又在一个叫米兰的地方找到了历史久远的米兰古城。这座城比楼兰古城大得多，并且许多建筑物还具有希



腊和古罗马的风味；被挖掘出来的文书资料既有汉文，也有别的文字。通过发掘，他终于揭开了楼兰消失的秘密。

1902年夏，斯文·赫定从中国携带着大量的文物和珍贵资料，回到了瑞典本土。此后，他依据从中国获取的这些大量的文物和资料，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终于写出了一部五卷本的西域考古巨著，这就是用他的老师李希霍芬对古代欧亚交通大干线命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问世，轰动了世界，使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终于重见天日，从而揭开了罗布泊荒漠隐藏了千年的稀世之谜。斯文·赫定的名字顿时传遍整个西方，并因此而荣获了瑞典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维多利亚金质奖章。

显然，斯文·赫定中国之行的巨大成功，对刚从南极收获甚微地返回瑞典本土的安特生教授来说，可以说是一次相当沉重的打击。安特生虽然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才华惊人而又雄心勃勃，但在探险的方向上却选择了寒冷的南极而不是神秘的中国；斯文·赫定尽管学识并不比安特生高明，经验也未必有安特生丰富，但在探险的方向上选择的却是神秘的中国而不是寒冷的南极。其结果是天上地下，大相径庭。如此鲜明的对比，如此严酷的现实，安特生当然难以接受。

据有关史料表明，安特生并未因此而气馁。虽然他后悔自己选错了寻找的方向，但他却十分自信地认为，如果他当初选择的是中国而不是南极，一定会比斯文·赫定更加出色。可惜，历史已经无法改写了，需要他重新再写的，只能是比这更加灿烂的篇章。因此，从南极返回国土的安特生经过一段闭门反思后，很快便将考察热情和寻找目光转向了中国。

于是，为了了解和认识中国，凡是能够借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有关中国的资料，他都一定要找来查看考证；凡是有关中国古文明的信息，他也总是四处进行搜集。他开始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同时也一天比一天更加迷恋中国。“中国”这两个字，如同一只神秘的鸟儿，每时每刻仿佛都在他幻想的天空翩翩翱翔，展翅盘旋；即便有时在沉沉的梦中，他也会对中国发出带着鼻声的呼唤。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这个亲切而又陌生的国度开始在他心中加大了分量，增强了引力。

就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安特生暗暗下定了要到远东中国去寻找的决心，同时也加速了与远东各国科学界的联系，默默等待着幸运之神的快快降临。

机遇开始向他悄然走来。

就在安特生渴望前去中国的日子里，封闭了几百年的中国之门这时也发展到了在某些领域需要稍稍打开一点缝隙的时候。因为，自17世纪以后，中国已沦为欧洲各国竞相争夺的一块“肥肉”，并被迫为任何“高等白人势力”的胡作非为大开门户。于是，在中国的版图上，一时间里古代文化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的壁画和古代石雕像以及洛阳的古墓等，大批古建筑和古遗址都被掘得破烂不堪，惨不忍睹。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民国成立，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西方各国才不再明目张胆地在中国的版图上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往中国，以得到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而为了寻找前往中国的机会，西方各国之间始终进行着一场场激烈的竞争。

在此情况下，由于当时的瑞典被中国认为是“西方几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北洋政府根据当时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先生的建议，决定聘请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前来中国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并通过有关部门，向安特生本人发去了正式的聘请书。这样，接到了中国政府聘请书的安特生，才终于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正式身份，踏上了梦想多年的远东之旅。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结束了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艰难考察后，顺利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便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地前往中国农商部赴任。

当时的中国，对初来乍到的安特生而言，可以说各方面都是神秘